



杨苡和三岁的赵薇

1月27日是著名翻译家杨苡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，她的小女儿赵薇写下此文纪念母亲。

——编者

我是你永远傻乎乎的小妹

没妈的日子熬了一年。春夏秋冬，一年间最寒冷的月份到了。

2023年1月6日我抗原转阴的当天赶到南京，出租车司机带错了地点，没能当晚去见她。第二天一早我走进南京鼓楼医院干部病房，陈小妹唤醒尚沉睡的妈妈：“奶奶，北京的小女儿来看你了！”妈妈缓缓睁开眼，乌黑瞳仁格外明亮，刹那间她身子猛然一颤，显然认出了我，兴奋无比，却只能发出无声的“啊”，便又合上眼睡过去了。这是我们母女俩最后一次对视。

妈妈和新冠病毒抗争了近四十天，她的名言“活着就是胜利！”印在南京各街头巨幅滚动的广告牌上，这是鼓舞人心的生命之光。1月27日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，给她穿衣服时，才发现胸针没带出来，我迅速摘下自己的胸针，一枚镶金边缀一朵蓝花的胸针，放在妈妈深蓝缎子棉袄前襟上。

当无数朵掺和妈妈骨灰的红玫瑰随渤海浪花远去，我无数次仰面对着辽远天空，在心里喊着：妈妈你在上边吗，看见我了吗，我是你“永远傻乎乎的小妹啊！”

我始终觉得妈妈什么都能听到，她洞察一切，和她在世一样。这一年世间发生太多事了，战争乌云，她的翻译同行，老朋友，各行各业杰出人才一个接一个离世。疫情后种种困境，坍塌、地震、火灾……我南下八趟，重返了昆明西南联大旧址和我的出生地重庆，还去了最远的漠河。

还有一件令人欣慰的事，妈妈惦记的爸爸一本学术著作，鲁迅《摩罗诗力说注译·今译·解说》将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。

和妈妈什么都能谈的，我们是煲电话粥的典型，像真正的闺蜜。谈旧事，也谈每天发生的新鲜好玩的事。谈国事也谈家长里短。谈佳片有约，百看不厌的《罗马假日》，谈爱情有触电的感觉，谈妈妈寄来的包裹给我带来的惊喜。我们自然会谈去世多年的爸爸，有次我不想多听妈妈的唠叨，便打断她说：“妈妈

想和天上的妈妈作长夜谈

◆ 赵薇



再看一眼小院 赵薇 画

我理解您，可我是爸爸的女儿啊，他是中国一个优秀的学者，我爱他。”我公平明朗的态度让妈妈一时语塞。妈妈百岁后，为身后事思虑很多，我们的谈心很多是对我的这事那事的托付。每当这时，我就说妈妈那你就写下来吧，可妈妈拖拖拉拉，直到2022年春天我离开南京当日，她抱我痛哭，写下了一页纸：……

一年来太多的朋友对我的鼓励，暖心的体贴，抚慰了我的伤痛，化解了我的烦恼。我天天盖着妈妈为我织的毛线被，上面特意缝了一个H字头。我穿着妈妈的棉背心，两侧她用绒布放宽了一截，现在我穿也合身。黑色短款羽绒服是姐姐给妈妈买的，我留下了，现在正好抵御北京的严寒。

所有的这一年对妈妈的记忆，点点滴滴都烙在心上，滚烫又幸福。有天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，忽然出现妈妈的幻影，吓了一跳。妈妈少女般清脆的嗓音，嬉笑怒骂的表情，那活力四射、智慧、敏锐还有点调皮得意的目光，一直陪伴着



妈妈在专心校对杨苡口述自传 赵薇 画

我。我常会想起妈妈的一句话，一件事，哪怕是她发脾气，对我说的不中听的让自己委屈的事，我都会暗自发笑，回味无穷。

妈妈的口述自传有425页，写我出生那年的事占了9页。妈妈怀我时丢了第一份兼善中学的工作，生我时她二十六岁，早产加难产，妈妈受大罪了！1946年8月，刚一岁打摆子的我被妈妈抱在怀里坐船从重庆出发，在甲板上喂奶，同船那么多人，只能让爸爸和姐姐挡着。外婆说这孩子恐怕活不到南京了，我却奇迹般活了下来。长大懂事后，我送妈妈的生日礼物上，总要写上一句：感恩妈妈赐予我生命！

《一百年许多事 杨苡口述自传》的稿酬打进我手机那晚，撰写者余斌占一半，我们姐弟各占三分之一，对着屏幕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拨通赵薇的电话，几乎哽咽地问她，怎么会这么多啊，会不会搞错了？“不会，应该的，杨先生的书值！你就收下吧，你最爱妈妈，我们都知道，你好好生活下去，是对她最大的安慰！”

妈妈的心血换来的雪中送炭，确实让囊中羞涩的我这一年轻松了许多。

这样的人生值得一过

在我七十九年的人生历程里，有十五年是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的，那是我桃园般蜜糖般的幸福童年。1960年我北上求学，从此离开妈妈的视野。我很幸运，妈妈的教育是开放自由的，她从不要求我有多高分，她让我自己选择专业。我的兴趣爱好，艺术和文学，也是妈妈的兴趣爱好，妈妈没当成画家，让我当了。妈妈从17岁给巴金写信，发表剧评，我也是少年起就爱写写画画。我画过苹果主题的油画，妈妈老早就许愿要为我写篇文章，题目是《我的苹果女儿》。我盼她快点写好，等了好多年，最终也没能兑现。

百岁妈妈深夜灯下倚床读书的画面时常浮现在眼前，她曾骄傲地告诉我疫情中她读的书单，其中有《小妇人》。她曾在面对面采访时说自己睡得迟，是舍不得，为了看书。妈妈把书当作生命，我起步写作时，她就叫我多读书，读书读多了，落笔生花，这几年我和读书会的书友们一起共读经典，更体会到这是一个真理。妈妈还说文章不要急于发表，要摆一摆，起码摆一个礼拜，修改满意了再定稿。我也这样要求自己，反复推敲，字字句句，斟酌再三。

妈妈原本是反对我走上文坛的，她觉得不如画画安稳。后来看我走火入魔，在一篇题为《翡翠年华》的文章里说“勤奋笔耕总比干坐着好。路毕竟是人走出来的，一旦走了这条路，就不妨径自走去。若能为自己所献身的事业安于清贫，甘于寂寞，做人也许就能从中体味出一点价值。”我很在乎妈妈的评价，发表多了，她喜欢给我的文章打分，有回打了95分，她说不能给我100分，要不你会骄傲的。有一天她夸我：“你现在也有神来之笔了。”“就这样写下去，写自己的感受。”我发在报上的文章，妈妈总要差陈小妹去复印，还打电话问我10分够不够。我说现在的人都不看纸质报了，她完全不理睬，依然保持每天看报的习惯。

我很幸运，见证了妈妈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诞生，那是在2022年4月南京，我受中译出版社之托，约妈妈写本书的译后记，她答应写，却拖延没动笔，妈妈102岁了，我不敢催得太急。编排在即，我一面哄她一面给她创造条件让她快点写。那天她终于动笔了，我不敢打扰，小心翼翼陪在一边。妈妈初稿总是很快，写完还要给我念，问我的意见，再修改，还下地坐到桌边誊写好。我赶紧到一边报捷似的转告责编，让他们一起高兴。

我也是妈妈口述自传的见证人。十年来，余斌无数次来家里倾听妈妈忆旧，成文后，我见过堆满床的《名人传记》，妈妈埋头校对，一丝不苟，删改，添加，页面被她画得密密麻麻。2022年一天，余斌又来和妈妈核对老照片的说明，妈妈说怎么还没完，我说余斌认真呗。我赶紧画下这一老一少工作的场景。眼见妈妈的身体衰竭，余斌和译林出版社是在和时间赛跑，让老人等到了出版这一天！现在妈妈去天国了，她留下的最后一本书获得这么大的反响，被这么多的读者喜爱，她应该欣慰的，也许又会说怪话：都是你们“炒作”的。余斌却说，杨先生说归说，她还是开心的。也对，妈妈不止一次叮嘱我要活得有价值，每一天都不能白过。妈妈问过我怕不怕染上新冠病毒，我说不怕，她说她也不怕。在妈妈面前，没有难事，“卒然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”，她真的做到了。

您还在，灯还亮

还记得那天躺在床上102岁的妈妈，挥着手臂像念口号似的说：“我们就是要独立自强！”的情景，我马上呼应：“当然妈妈，我就是这么做的！”妈妈经历过战争、运动，诸多磨难，依然保持着对公共事件的关注和热忱。那些年太多的灾难：印尼海啸、汶川地震、

大上海保卫战……妈妈总是要捐款的，还打电话提醒我也要捐。她这一生并不富裕，可从不哭穷，工资不高，却很知足。她乐意慷慨帮助人，对家境拮据的同学，民间刊物的资助，从不吝啬。

在我写爸妈的一本书《和我作长夜谈的人》序言里，我第一次提到爸爸在生前赶上国民买房的事。爸爸的教龄长，一万元人民币就拿到了我家第一份房产证。

这幢三层楼房位于南京鼓楼区北京西路二条巷里，我家在一层，配有一个小院子。爸爸喜爱花花草草，他和弟弟从原居住的陶谷新村移栽石榴树过来，树越长越高，给妈妈卧房的窗子做了绝好的屏障。妈妈在这里度过了十年浩劫，渐入暮年焕发出新的光和热。数不清的亲朋好友和慕名而来的访客进出过这里，留恋往返的不少，来过的从此消失的也不少。

熟人司空见惯的小院从没有被“命名”，直到我画下第一幅秋雨雨后落金满院，视角从屋里往外延伸，直到绿色栅栏门。印画片时我起名叫《妈妈的小院》。

2023年3月1日南京举行妈妈追思会，草堂读书会好几位书友专程从各地赶来出席。我带他们看了妈妈的旧居，其中一位车巍曾为老人写过一幅字“您还在，灯还亮”，妈妈喜欢，夸字写得好。2022年12月20日抢救妈妈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，我收到毕飞宇发来的照片，寒风中，各家都熄灯了，只有妈妈卧房的灯亮着。

妈妈生前亲笔签署将自己的房产捐给南京市作家协会。她说她无以回报国家给予她的荣誉，她要为南京翻译文学事业做一块铺路石。房产移交仪式次日，我站在小院外画下一幅画，以此纪念。

也是元宵，两年前我在夜光杯发表了《杨苡在女儿画本里的妈妈》。妈妈读后特地打来电话，她说写得很好，很满意，她特别惊喜我还保留摄于1957年六一儿童节的照片，地点在莱比锡蒙特金公园。照片里妈妈穿着一件米色底绿色花带腰带的连衣裙，含笑，双臂抱膝，扎蝴蝶结的小姑娘侧身倚在她身旁，左手伏在木凳子上。那年妈妈三十八岁，我十二岁。

亲爱的妈妈，等我也到天上的那天，我们再这样拍张合影，好吗？

写于2024年元月妈妈周年祭前



画下妈妈最后的椅子 赵薇 画